

请许地山作校歌

翻看《青岛市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校刊》，可以看到两张周铭洗的照片，一张一寸照，一张在校门口的合影，恬静的面容，精致的五官，姣好的身材，这是一位漂亮的女子。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时，同月17日《大公报》上，老舍先生在《敬悼许地山先生》一文中提到过周铭洗：“你记得给我打电报，让我到济南车站去接周校长吗？多么有趣的电报啊！知道我不认识她，所以你让她穿了黑色旗袍，而电文是×日×时到站接黑衫女！当我和妻子接到黑衫女的时候，我们都笑得闭不上口啊。”这件事发生在1933年秋，正是周铭洗刚刚从国立山大转到圣功当校长之时，那年，老舍还在济南齐鲁大学任教，周铭洗因事赴济南，人生地不熟，姐夫许地山托老舍代为照顾。许地山与老舍是挚友，早在英国留学时两人便有密切来往，老舍走上写作的道路，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好友的影响。

张洪刚先生称，许地山虽然没有长期居住在青岛，但他与青岛的缘分却很深，他不仅多次来青岛，还在与老舍的通信中夸赞青岛是个好地方，利于创作。许地山在青岛时创作了小说《春桃》，还为青岛当时的圣功女子中学（今青岛七中）创作校歌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，周铭洗校长请姐夫许地山给学校写下了校歌：
东海浩荡兮，泰山高耸，圣功介其中。
后枕山，前面海，景色优越无穷。
壮哉，丽哉，我圣功。
师生聚首兮，勤治与共（金冶玉攻），敬业尚艺其乐融融。
敦厚以崇礼，守道能飭躬，学舍飘扬洙泗风。
壮哉，丽哉，唯我圣功。
技艺充，学业隆，道德高，情感丰，师也生也意趣同，师也生也神志崇。
壮哉，丽哉，唯我圣功。

技艺充，学业隆，敦厚以崇礼，守道能飭躬，一切光荣属我圣功！

歌词朗朗上口，韵味十足，且将圣功女子中学“崇礼、守道、敬业、尚艺”的校训巧妙地嵌入其中，不乏气魄，且感情真挚。

校歌刊载在了《青岛私立圣功女子中学季刊》中，至今一些圣功女子中学老校友仍能哼唱。

认识了老舍，周铭洗自然也不会放过大好机会。

老舍于1934年来到青岛国立山东大学执教后，周铭洗立刻邀请老舍为学生作演讲。周侯松曾回忆说：“我在1934年曾去青岛。许地山未同行，因那时他在印度，年底才回国。我也曾去老舍家，老舍与地山是老朋友。”而据老舍夫人胡絮青回忆说：“周小姐来了，住在周二小姐家中，也曾在我家住过，我曾陪周小姐游览海滨公园（今鲁迅公园）。”胡絮青所指周小姐是周侯松，周二小姐是周铭洗。

尽职尽责

严厉，不苟言笑
爱校，不舍离开

除了英语，音乐课（科）也是圣功女中一大特色。在翟广顺先生给半岛全媒体记者提供的照片中，可以看到女中的《木兰从军》演出、小提琴演奏队、联谊舞会等。音乐课主要由费德斯和尤斯特拉两名修女担任，作为选修课第一年只有四人报名，到了学期末才逐渐增加。第二学年，音乐课分为三部：第一部是学习钢琴或提琴及乐理概论；初中学习音科和声学以及音乐欣赏；高中课程则包含了音乐史和格式分析。每个学年学生至少都有一次公开演奏的机会。“学校举办的音乐会虽是学生业余演出，但票价1元，相当于三张甲级电影票的票价”。著名音乐家王重生和王复生一对乐坛姐妹花就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。在校刊上，半岛全媒体记者还看到了王重生的诗篇《我之学校》：

圣功，圣功，我母校/你是青春的乐园/又是纯洁幸福的家庭/青苍的山园绕了你/像爱神放下她的衣角保护着你……后来两姐妹分别在文德女中和圣功女中担任教师，教音乐课和英文课。

时局的动荡让周铭洗在女中里职位发生了变化，短暂离开过，但她最后还是回到了学校，她是喜欢教学的，喜欢女中那些服装整齐、训练有素的女孩子们。

1941年12月，珍珠港事件后，日本向美国宣战，在青岛的美国修女也成了俘虏，她们“被拘禁在江苏路五号集中营内，1942年初运至潍县乐道院，这里成了华北英美人士集中营”，据文史专家鲁海先生撰文称，原来的董事也都离开了青岛，于是重新组建了董事会，“以青岛商会的邹道臣为董事长”。在青岛市档案馆，半岛全媒体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：“为统一学校教育，适应战时体制起见，自八月一日起私立圣功女子中学改名为市立第二女子中学，其附设小学部改名附属小学”（1944年9月23日）。

在此期间，有一位小说家在旅居青岛时，曾在圣功女中引起轰动，他就是武侠小说大师王度庐。1943年，王度庐曾任教于圣功女中，任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，这段时间是他创作最辉煌的日子，最杰出的系列长篇小说有：《宝剑金钗》《卧虎藏龙》《舞鹤鸣鸾记》《虞美人》等。王度庐的《卧虎藏龙》等小说发表在青岛当时的《新民报》上，每天连载，圣功的女学生每天都等着王老师的大作。

抗战胜利后，修女从潍县回到青岛，恢复了圣功女子中学名称，以王景秋为校长，当时学生多达668人。周铭洗也回到了学校。

据她的学生金心回忆：“1945年，我考入青岛私立圣功女中。那时日本还没投降，及至开学时，这所由美国天主教于1931年开办的学校恢复了由修女管理的局面。教我们初一英语的就是周铭洗先生。那时她已是修女，我们称她周修女。”

“她的治校方法在那个年代是纯中国式的。她非常严厉，不苟言笑。随时抓学生的纪律、着装（必须穿校服）、行为举止。她认为女孩子必须文雅。谁大声喧哗、举止张扬，那就离挨她批评不远了”，1943年到1949年在女中读书的孟晋女士回忆说。当时圣功女中读老师为先生，“我们称老师‘先生’。早上下午去上课时，对迎面相遇的同学必说‘早’‘好’。我们教室门上开了一个小窗，上课时偶然思想开小差，一抬头，周修女正在小窗口望着你，吓得立刻聚精会神听讲了”。

1949年，周铭洗不舍地离开了青岛，后在美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。晚年专事著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，撰写出版了多部文学、民俗类书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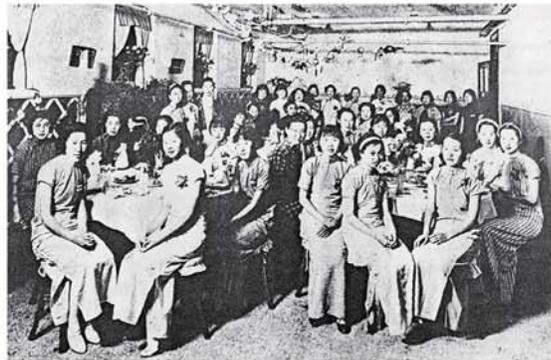
1996年，周铭洗以92岁的高龄辞世，留给青岛一抹浅浅的微笑，留给学校一首激昂的歌曲，留给学生们一场精彩的演讲。



1934年周铭洗（前排居中者）与圣功教师合影。



圣功女中学生音乐会。



圣功女中学生联谊会。

老舍演讲矛盾「动心」

1934年10月，老舍应周铭洗邀请赴青岛圣功中学作了题为《我的创作经验》的报告，演讲中，老舍式幽默尽显：“我敬爱学问，可是学问老不自动地搬到我的脑子里来住；科学实验室，哼，没进去过。我只好说经验。”“格外的自谦是用不着的，可是板着脸吹腾自己也怪难为情。我希望只说‘什么’，不说‘怎样’。不过万一我说走了嘴，而谈到我的创作怎样得好，请你别忘了这个——‘不信也罢’！”“在我幼年时候，我自己并没发现，别人也没看出，我有点作文的本事。真的，为作不好文章而挨竹板子倒是不短遇到的事。”“我的中学是师范学校。师范学校的功课虽与中学差不多，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。我对几何代数与英文好像天生有仇。别人演题或记单词的时节，我总是读古文。我也读诗，而且学着作诗，甚至于作赋。我记了不少的典故。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，要是还存着的话，我

一定把它们打印出来！看谁不顺眼，或者谁看我不顺眼，就送谁一本，好把他气死。诗这种东西是可以使人飞起来，也可以把人气死的。”（刊登于1934年12月15日《刁斗》第一卷第四期Life生活）

因为这样的机缘，他们的友谊之花绽放开来，在周铭洗九十寿辰之际，胡絮青还给她作画祝贺。

老舍与许地山的出现可谓为圣功女子中学挣足了面子，然而周铭洗任校长之职的时间不长，关于她的记载并不多，但有迹象表明卸任后她仍在圣功，先后担任教导主任、英语老师一职。

英语是圣功女子中学的特色，因为有外教，也有周铭洗。到底有多有名呢？就连上海的茅盾都打算让女儿沈霞到这里来读书。因为“他认为上海中学风气不好，听说青岛圣功女子中学不错，尤其英语教学很好”，说这话的是端木蕻良，那一年是1937年，端木蕻良因为写作操劳，心力交瘁，好友茅盾劝他出去散散心，给他推荐

的地点是青岛。当然，茅盾是有私心的，让他顺便为女儿沈霞打探一下圣功女子中学的情况。

然而，1937年7月7日，端木蕻良“奉命”来到青岛那一天，爆发了卢沟桥事变，青岛人心惶惶，“我到青岛那天是很容易记的，刚好是卢沟桥事变那天。从南方各大都市到那儿避暑的刚刚都回来了，顶迟的几班也都在那几天懒懒地登路了。这又忙着回南，回到：汉口、牯岭、莫干山、上海。因为青岛的确是没有租界的。”“我到青岛的那天，也是青岛人士向外逃难的第一天”，“收到沈先生催我回去的信，心情颇为忧郁，心想等肥城的桃子熟了再走不迟。日本兵天天有登陆的消息传来。限24小时答复。后海沿开来军舰七艘，在崂山抛锚了。龙口打起来了……”

战争让茅盾的愿望落空。同时，也证实了圣功女子中学的声名已经流传到了中国其他城市，包括上海。